



## 青苔

乔巨华(吉林)

天气响晴了多日,教学楼后面那些红砖缝里的青苔,消失得差不多了。房檐下,原本是青苔最多,最绿,最葱郁的地方,现在也只有不多的几个绿格子。

我喜欢绿格子这个词,绿色的青苔把红砖纵横的边缘划分得那么清晰,不就是格子吗?红绿搭配很显眼呢。

砖地不是绝对的平整,雨天积蓄的雨水就有多有少。得到水分的多少,直接影响了红砖的颜色,吸水多的是深红,吸水少的是浅红,于是,地上就有了斑驳,一小片深红,一大片浅红。我觉得那些吸水多的深红色的方砖得了老天的偏爱。这颜色的深浅关乎着青苔的存亡,因为青苔就在这夹缝里生存。

青苔生存的环境确实特别,别的植物都需要阳光,而它不,它偏偏喜欢角落,偏爱缝隙,喜欢潮湿。楼房挡着阳光,加上有雨水的滋润,这里便成了青苔的家。赶在雨季,砖缝里那绿茸茸的线条儿会粗些,如果天气连日晴朗,那线条就会纤细一些。断断续续的变化,会一直从春天持续到深秋。

昨夜雨,让操场上的青苔又复活了,那莹莹的绿,又纵横在红砖之间,绿得那么炫目。我觉得说复活是恰当的,这些小精灵从来也没有完全消失,只是隐匿着,似有魔法一般,遁了形,它们那么喜欢雨,雨来了就乐颠颠地现了形。

忍不住俯下身子,细看那些在夹缝中生存的精灵,雨水使它们重现生机,嫩嫩的,绿绿的,毛茸茸的,挨挨挤挤排成一队,像红砖地上摆着一条条毛茸茸的绿布条。真心为它们高兴啊,那么弱小却那么满怀热情,在狭小的缝隙里努力地生长着。

清代诗人袁枚有诗曰:“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初读这句话,觉得诗意真好。可是,那贴着泥土的青苔真会开花吗?我是没见过苔花的。我用手机贴着地面拍下青苔。借着手机放大画面,天呐,此时的青苔分明就是一畦绿叶小青菜!那些刚刚钻出地面的小菜苗,生出尖尖的嫩芽,挨挨挤挤,齐刷刷地探着小脑袋在仰头向上呢。

砖地上有一个小坑,那是红砖缺了一角,坑里长满了青苔,成了一团惹眼的绿。因为在雨天多蓄了一些水,这一丛青苔格外绿格外有生机,尤其是在晴天时候,别的青苔黄了,瘦小了,不见了,它的绿就更显眼。

小绿坑从此成了我的牵挂地,心心念念,总想去看看。担心有一天这绿会消失,又深知惦记也没用,万事万物都要遵循自然规律,需要经历风雨,或者自生自灭。

这青苔真是顽强呢!隔了那么多个晴天,砖地上的绿格子越来越少了,小坑里的绿居然没变黄也没变少,反而长得更加葱郁,我惊喜地发现,小坑不仅填满了,里面似乎还结出了小小的白色的东西。又一次借助手机,我第一次那么清晰地看到了苔花,一朵一朵,比小米还小的白色小花,就开在那挨挨挤挤的绿色之上,淡雅素净。

终于看到了苔花,真是高兴。接着在操场寻觅,青苔确实开花了,别处的也在开,只是因为缺水,苔不那么绿花也不那么白。

袁枚的诗句唯美也给力,借着青苔,写尽了执着。青苔的一生,默默地在阴暗的角落或夹缝里生活,那么弱小,那么卑微,阳光和风稍强都可以结束它的生命。然而,它又那么执着,绿了又黄,黄了又绿,那么生生不息,终于在夹缝里悄然绽放。那苔花虽然不能跟国色天香的牡丹相比,可是它有它的淡雅高洁,它有它的隐忍和追求。

生命本无尊卑大小,谁都有绽放的权利。青苔如此,人亦如此。连日守望,让我豁然明白,做人要如这青苔,即便弱小,即便卑微,也不要向命运低头,要努力地活,做最好的自己,活出精彩来。

## 麦田

孙君飞(河南)

小麦是淳朴的农妇,不修边幅,也不爱打扮。

小麦一身绿,开始绿在肌肤,然后逐渐渗透进骨骼,那是骨头里的绿,从外至内的绿。

我学着父亲的样子,背着手,迈着闲人的步伐,一个人在麦田四周走走、看看。小麦越种越低矮,丰收时,农人不用再俯身割麦,由机器代劳。小麦不热烈,却刚强,一旦抽穗,天生佩带绿芒,不卑不亢,不屈不挠,直来直去,绿芒变金芒,更刺人,更扎手。

在没有见过大海之前,我看过滚滚麦浪。大风疾疾地闪过,又徐徐地旋回,麦浪此起彼伏,壮观动人。忽而涌起一道高高的“波浪”,那是无数麦苗在为此低俯。忽而转来一个精巧的“漩涡”,神秘、深邃,令人遐想。风呼呼地吹着,人就在绿色的“海浪”上摇曳、荡漾,歌兮舞兮。

小麦在成熟前,总显得湿润,走得越近越感觉湿气扑面,麦苗气息清新,庄稼地的土气苍茫悠长,彼此混合着,一缕一缕地钻入鼻孔,又在脑海里无限地铺展开。站得久了,麦浪的小水珠溅在身上,似乎自己也是一株湿漉漉的麦苗,上下深绿,抽出穗,扬起点

点白花,含蓄、不起眼,温情和雪白都包在麦粒中,灌着浆,日益饱满。

小麦田里也长着燕麦、拉拉藤、牵牛花和大蓟花,麦苗长高后,便不用去拔。燕麦做邻居,拉拉藤缠绕装饰至门楣,野花的红和粉、蓝和紫点缀其间,倒增添了麦田的美。留存下来的杂草野花并不多,无伤大雅,可偶尔在田边拔野草,无须深入进去两脚。种植小麦的辛苦暂告一个段落,麦苗们自己能够生长,只要风调雨顺,自然会结出圆润耐美的麦粒。寂寞时来转一转,忧虑时也来转一转,麦田会给人安慰,使人平静。

远方麦田传来布谷鸟催人的叫声,“嘟”的一下,云雀却从身边弹射进高空。它们一边飞翔一边歌唱,麦田深处藏着一个碗状的窠巢。

等割倒小麦,运回打麦场,野生半夏才会暴露在麦茬间。小时候,我们踩着麦茬,脚下发出“哗哗啾啾”的声响,虽有扎到脚的危险,却好玩好玩,便不厌其烦地踩下去,深挖到大颗的半夏时一样欢悦。挖半夏挣不到大钱,但就想在空出来的麦茬地里跑一跑,闹一闹,笑一笑。有时候会捡到神奇

的贝壳,难道那是麦浪之海留下的礼物?有时候撞见可爱的鸟蛋,男孩子会喜上眉梢,小心翼翼地装到袋底,女孩子则会悄悄地推一推鸟巢,让鸟蛋朝深处躲一躲,她们想得太多,却不动声色。

没有收割机的年代,镰刀象征着劳动、收获和农事的高效,手握镰刀割倒小麦,既是村庄的大事,也是农村生活的高潮。

小麦黄了,村庄里没有闲人。大人们拉着车,挑着担,每人手握一把镰刀。有的孩子第一次握住镰刀,木质的、带着弯度的手柄,顶端的月牙刀刃黑白分明,锋利得可断毛发。心会忐忑,却更多跃跃欲试。父辈授了经验,一走进麦田,便不怕了,弯腰割上几把,俨然成为割麦老手。我那时候学得也快,生在农村,耳濡目染,农活件件上手容易,割麦动作熟练后,很快割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地平线上仅露一道曙光,我们已经起床。麦秆润潮,空气凉爽,最适合低头弯腰,心无旁骛,只顾一路“刷刷”地割倒麦子。麦子沉重又疼痛,它们不呻吟,人便没有叫屈的理由,沉默、汗水、手指划破冒出的血珠,这些都是对麦子诚恳的致敬。麦子落的黑灰

很快乌了手指、胳膊、五官,野草汁又添一层绿青,俊俏的小伙子、清秀的村姑娘都不能再细看。农忙时争先恐后,外表已经不再重要。也许,我们那时已经足够美,只是美的概念不同而已。农民的美无法跟农田和劳动分离,他们的美必然要沾染尘土。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家讲着笑话,只为放松一下情绪,减轻身体的酸痛。

太阳越升越高,汗水一次次次湿了衣裤,又一次次地晒干、吹干,衣料变得硬硬的、糙糙的,汗水的盐分结晶在布上,衣裤好似生了白锈,锈出大小圆圈。有的男人索性脱掉上衣,却失去保护,手臂胸脯让麦芒划出一道道红印子。天气预报说可能有恶风、暴雨,或者冰雹,我们将一直割到天黑,如果恰好遇到满月,劳动的时间就延伸至夜晚。割倒的麦子都要打捆绑牢,或拉或担或扛,全部运回打麦场。母亲们大概最辛苦,除割麦外,还要抽空烧茶、做饭、喂牲口,洗洗刷刷,见缝插针。不能割麦的孩子也忙碌,一趟一趟地提壶送饭……

我的手以前常割草,凝结发黄的老茧,学会割麦小半天,就新生几个嫩茧。嫩茧老茧薄压厚,更

不像孩子的手了,但同样没有什么可叫屈。父母的手早已如石面,如树皮,而且裂着口子,不敢轻易抚摸四时的花瓣,也不再抚摸孩子的脸庞。割麦有乐趣,却更多紧张劳苦,也因此更珍惜每一粒麦子。因劳动而丰收的麦田,做不到颗粒归仓最可惜,再难啃的骨头也有啃下来的时候,这是父母交给我的信念,也是一个农民孩子后来追梦的方式。

收割完小麦,再拾一遍掉落的麦穗,麦茬地就真干净了。空出来的麦茬地,让我怀念,也让我感到淡淡的忧伤。每一块压在心口的石头都已搬开,便只想在开阔的麦茬地里踩一踩,跑一跑,笑一笑,唱一唱。老黄狗漫不经心地过来,瞅瞅你,不知道该不该唤你回家。我拍拍它的脊背,一前一后朝着飘散炊烟的烟囱走近。

现在我也不再弯腰割麦,家里的镰刀多让父母整伤果树的枝条,轻轻收走花丛的杂草杂物。我留下一个习惯、一个爱好:爱学着父亲的样子,背着手,迈着闲人的步伐,一个人在麦田四周走走、看看。我想,如果自己将来有一块地,那我依旧要种植小麦,要像赏花一样来看看我们的麦田,和家人一起。

## 山,还是那山

刘国强(山西)

山,  
还是那座座山。  
三十年,  
变,与不变。  
那山上的松鹤云泉,  
依然恬淡,  
还有悠闲。

水,  
还是那湾湾水。  
三十年,  
变,与不变。  
那水里的浮萍鱼雁,  
依然恬淡,  
还有悠闲。

人,  
还是那个人。  
三十年,  
变,与不变。  
那人的音容笑貌和气度,  
依然恬淡与悠闲;  
只是,额头沟壑蜿蜒;  
眸子里神情依然,  
多了豁达与干练。

天,  
还是那片天。  
地,  
还是那片田。  
岁月沧桑,  
斗转星移。  
三十年,  
变,与不变,  
只是电光石火的,  
那一念!



## 木雕脉枕传家风

胡萍(湖北)

我家珍藏着一个核桃木雕的脉枕,这个脉枕长15厘米,宽6厘米,高7.5厘米。脉枕的造型非常特别,看上去就是一个胖乎乎的娃娃抱臂侧卧着。娃娃光头,眯着眼,大张着嘴,似乎睡得正香。娃娃的背脊微微凹陷,正适合病人把手腕搁在那里候诊。这个脉枕造型简约,纹理细腻,厚重拙朴。工匠运用浮雕、浅雕等技法,将一个肥胖乖巧的娃娃活灵活现地展现了出来。想必那些前来看病的病人,见到如此可爱的脉枕,愁闷的心情也会变得轻松起来。

这个脉枕在我家传了四代,有近百年的历史了。由于年代久

远,使用频繁,脉枕已变得光滑如玉,包浆很厚,别有一番古朴沧桑的味道。听父亲讲,这个脉枕是太爷爷的心爱之物。

关于它的来历,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太爷爷是镇上的中医,医术高明,心地善良,非常同情那些家庭困难的病人,经常去山上采草药,以极便宜的价格卖给病人。对于那些无钱治病的病人,他则是免费赠药。

上世纪20年代的一天,太爷爷上山采药时到一农户家讨水喝,发现农户的儿子病了。因无钱医治,只能拖着,头发都掉光了,人瘦得皮包骨头,奄奄一息。太爷爷动了恻隐之心,当即为其

把脉看病。太爷爷对农户说:“跟我一起回去吧,我送些中草药给你,你儿子的病不能再拖了。”

太爷爷精心配了药送给农户带回家,并在后来几次前往农户家探望。一个月后,病人终于痊愈,只是头上光秃秃的,再也不长头发。虽然如此,农户还是欢喜不已。他见太爷爷的脉枕破旧,便把家里一棵长了几十年的核桃树砍了,请木匠做了一个娃娃形脉枕送给太爷爷。为了感念太爷爷的救命之恩,特意将脉枕做成光头娃娃的形状。

太爷爷一生清正自律,从不收受病人的馈赠。但这个脉枕,他看着很喜欢,便破例收下了,

放在诊室的桌子上,病人们知道了脉枕的故事后,对太爷爷更加敬重。爷爷长大后,继承了太爷爷的衣钵。太爷爷郑重地把这个脉枕送给他,并谆谆告诫:“心里一定要有病人。要记住这个故事,脉枕要一代代传下去。”

爷爷牢牢地记着太爷爷的教诲,用精湛的医术救人无数。父亲没有从医,但他始终记着爷爷的话并把脉枕传到我手里。我又成了一名医生,在工作中,我总是要求自己做到最好,也为了病人的康复殚精竭虑。

我也会将这个脉枕的故事讲给后世听,并将乐善助人的好家风一代代传下去。

## 百年风雨百年路

## 1921年的夏天

陈赫(河北)

我深信,那是一个明媚的夏天  
尽管阳光在乌云里,挣扎了很久  
但是一声惊雷,还是震出了大地的灿烂  
有一个人说过,今天的中国  
绝不是换一个皇帝、换一个总统,就能改变的  
唯有庶民的胜利,才能换了人间

南湖边的风,带着丝丝凉意  
吹拂着小小的红船  
茫茫夜色笼罩着的嘉兴  
在深睡里不断惊醒  
层层黑云压着的中国  
在这个夜晚里,开始惊变

那不过是一个平常的夏天  
但对中国历史来说,却影响深远  
上海的李达、李汉俊  
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  
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  
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  
……

他们身份各异,口音不同  
却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  
为着一片共同的土地,不懈奋斗  
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  
终于,那响彻天际的口号喊了出来  
刹那间,照耀得大地一片璀璨

后来,人们说起1921年,那个惊变的夏天  
有一群伟人,乘着一叶小小的红船  
有一个伟大的政党  
引领着中国人民开启了伟大的征程  
至今,已整整百年……